



## 乔竦身世补遗

□ 翟荣明

近读陆佃《陶山集》，见铭文一篇，谨摘录如下：

夫人孙氏，盖淮之南贤女子，择对不嫁，至年二十五而归乔氏。嘉祐中，卜邻而处，在高邮玉女炼丹井少东数十步……皇考讳护，子曰执中、师中。执中，今为尚书吏部郎中；师中，郊社斋郎。吏部，笃厚君子也；郊社亦良士，乃予布衣时师友。实闻夫人之行旧矣，距今阅二纪，而夫人年八十有七……元祐二年正月某日，以寿安县太君卒于京师；二月某日，其孤泣血徒跣，扶其柩归葬于扬州；三月某日，遂祔其夫光禄寺丞讳某之墓……

这是陆佃元祐二年(1087)为高邮一孙氏夫人写的铭文。孙氏生于宋咸平四年(1001)，天圣三年(1025)嫁乔护，元祐二年正月，在汴京去世。乔护与夫人有长子乔执中，时为尚书吏部郎中；次子乔师中，为郊社斋郎。乔护先亡，授光禄寺丞；夫人孙氏，封寿安县太君。陆佃称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听闻夫人的懿德高行。

大家不禁要问，你说的乔执中是哪里人？高邮乔执中之父明明叫乔护，你说叫乔护，岂不谬哉！确实，乔护之名见于史册的，最早有宋嘉熙三年(1239)的《方輿胜览》为证，其文曰：“乔护，以乡先生教授乡里，莘老，其徒也。乔护中，以经术教授淮甯，与孙、秦齐名。”天顺五年(1461)的《大明一统志》及隆庆《高邮州志》都称：乔护，字立之，高邮临泽镇人，以乡先生教授乡里，从之学者多以文章、德行名于世。乔护先生誉满淮南数千里间，时人把高邮比作齐鲁。龙图阁学士

孙觉也是乔护的高足。乔护去世于后，赠朝奉大夫。乔护中，字希圣，先生之子。清康熙间陈梦雷主编的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方輿汇编·扬州府古迹考》亦载，乔护墓在临泽镇。此外，还有临泽曾经存在过的“乔公祠”“天官坟”及口口相传的有关乔护父子的故事为证。

然笔者所录之铭文实见于《陶山集》第十六卷，题为《孙氏夫人墓志铭》。据《宋史·乔护中传》、乾隆《高邮州志》，乔护中(1033—1095)，宋英宗治平四年(1067)进士，元祐元年为吏部郎中，为人为官宽厚有仁心。陆佃铭文称，时执中任尚书吏部郎中，是笃厚君子，与《宋史》合。故《墓志铭》所云乔护中，即治平四年高邮进士乔护中无疑。

陆佃(1042—1102)，字农师，号陶山，宋越州山阴人，熙宁三年(1070)进士，历仁英神哲徽五朝，为官刚直有守，著有《埤雅》《礼象》《春秋后传》《鹑冠子注》《陶山集》等共二百四十余卷。去世后，追封楚国公，他是陆游的祖父。

陆游《家世旧闻·卷上》载：“楚公未第时，游四方，留高邮最久，盖从孙莘老游。客于处士傅琼家。”陆游称其祖父盖从孙觉游，笔者以为恐不然。孙觉(1028—1090)，皇祐元年(1049)二十二岁进士后，除熙宁七年至九年(1074—1076)年底守祖母丧在邗外，其余时间大抵都在汴京或各地为官，根本抽不出时间在邗讲学。且孙觉守制时，陆佃已进士为官。陆佃又自述道：当时淮南的学士大夫皆宗胡瑗之学，而自己却独疑之，在见到王安石的《淮南杂

说》《洪范传》后，感觉与其心有戚戚焉，遂生扫临川先生之门的愿望，并不远千里，求师于王安石。而孙觉是师宗胡瑗的，故陆佃不可能投孙觉门下。陆游所谓“盖从孙莘老游”的“盖”，或为推测性判断，而非确指。

那么，陆佃在邗游学，投在谁的门下？《陶山集·傅府君墓志》等文载：嘉祐、治平年间(1063—1064前后)，陆佃在邗游学，时间较长，与乔护中之弟师中成为师友，与高邮的傅常系同学，傅之父名傅琼，代理扬州助教，傅琼再娶夫人亦姓陆，两家或者还有亲戚关系。与陆游所说陆佃“客于处士傅琼家”合。

陆佃在高邮游学，其老师当有傅琼，会不会还有孙护？目前可查的四库版和民国商务印书社两个版本《陶山集》，都载明乔护中之父名讳为乔护。“护”字繁体为“護”，与“竦”及其异体字“揀”等并非近形字，不当刊误。

若仅以陆佃与乔护同时代人，且铭文早于其他文献资料，就是陆而非它，亦未免武断。毕竟，只有《陶山集》这一孤证。或以为系陆佃的笔误，则笔者又不敢苟同。有无可能是祝穆《方輿胜览》或州志的误载误传？抑或乔护一人两名？且存此疑问，待大方之家徐考证之。

陆佃称乔护为光禄寺丞，而《州志》称赠朝奉大夫，笔者以为朝奉大夫之赠当为光禄寺丞之后的新赠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
陆佃的这篇铭文，让我们丰富了对乔护身世的认识，我们得知乔护夫人为孙氏，次子名师中。此外，嘉祐四年(1059)前后，乔家已从临泽迁至高邮城区，在玉女炼丹井东数十步，今南石桥附近。

甚而，我们可推定：乔护，或称乔护，当生于公元1000年左右，卒于1086年前。若再大胆一些猜测，乔护夫人孙氏或为孙觉的姑母、长姊之类的族亲。

## 百年南园我的家

□ 卢世平

在高邮大运河东三十里，从百度地图上看，要放大再放大，才能找到我的家乡大卢村。然而，就是在这不起眼的小村庄，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南园，被扬州市列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。

据我族卢氏家谱记载，祖先卢公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迁徙过来。到了上世纪初，祖父以教书行医为业，33岁时生下父亲卢筱仙。1921年，便将大卢村河南墩子上的老房屋，拆除翻建四合院。祖父还特地邀请了当时书法大家，江苏省都督程德全的幕僚，三垛镇陆亦奇先生为四合院题了院名“南园”，同时弃文从医，恢复“金瓯堂医馆”，普济世人，广积善缘，培植子女。

父亲自幼聪慧，勤奋好学，在爷爷的精心教育下，熟读四书五经。14岁为塾师，17岁随祖父习医，对中医辩证方药，得其真谛，20岁悬壶乡里，善治肝胆脾胃瘟疫等疑难杂症，常怀“医乃仁术”之心，善待每位患者，临床诊疗一丝不苟，声闻遐迩。

1956年，父亲考入江苏省中医学校，学习期间，曾参与江苏省中医学校教研室主编的《中医学提纲》教材中“伤寒论”章节的撰写，得到周筱斋老师的好评。因他品学兼优，临毕业时，校长、我国著名针灸学家、中医教育家、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谈淡安先生，极力举荐他留校，或到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工作。当父亲征询家里人意见时，得知家乡正在进行公私合营，三垛镇成立了公社医院，缺少中医人才，院长冯克中邀他回来。父亲为了家乡中医事业的发展，二话没说，便婉谢了承校长的举荐，爽快接受了家乡冯院长的邀请，主动放弃到大城市的机会，毅然回到三垛，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家乡人民。

我在外40多年来，每当想起爷爷弃文从医建南园，父亲婉谢举荐回家乡的豪情壮举，就思绪万千，心潮澎湃。南园的精神与文化，南园的医术和医德，早已根植于心。

2011年春节刚过，我带着工人进驻南园，规划设计，选材购料，填塘修路，施工装修，很快在原址原貌，重建南园。

十年后，南园建成了，青墙黛瓦，绿树掩映，古朴典雅，鸟语花香，基本恢复了昔日之风貌。在布局上，我特别注重加入中医药文化元素，因我学过中医，虽然没能成为中医人，感到遗憾，但我和所有南园人一样，对祖传中医药文化情有独钟。我在南园设置了文化展示室，展示先祖生平介绍以及与当地名人交流的书法金石作品。实物展示室，展示南园历代中医人用过的配药工具，碾槽、药戥子和铜捣筒等，还有中医望、闻、问、切基本理论。医馆展示室，还原了当年金瓯堂诊所全部设置，书橱、诊桌、脉枕以及纸墨笔砚齐全。目的就是让周围更多的百姓知道中医，了解中医，感受中医，传承国粹，让大家自觉提高全民健康意识。高邮市卫健委知道后，多次派员实地考察指导。年初，扬州市卫健委经评比审核公示，正式发文把我的老家南园，列为扬州市市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，并将“卢筱仙故居”对外开放。

南园，我的老家。百年来，南园人为了心中的梦想，为了一方百姓的健康，为了祖国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，悬壶济世，医者仁心，默默奉献的精神将世代相传。

## 胎哈、出息之小析

□ 王玉权

胎哈、出息这两个词几乎同义，指志气、上进心或发展前途，但在不同场合使用时，还是有区别的。

现代人的口语及书面语中，用出息一词的较普遍，而上点岁数人的口语中，多用胎哈一词。褒义的词可加有、很等，如有出息、很胎哈。贬义的必加没、不，如没出息、不胎哈。

咬文嚼字下，出，chu，多义字。在出息一词中，应取出产义项。息，xi，多义字。在出息一词中，应取利息义项。出息一词的本义是出产利息，即会赚钱发财。

胎，tai，多义字。在胎哈一词中，应取母体中的幼体义项。引申义为事物的开始、根源。哈，hai，多义字。在胎哈一词中，应取欢笑、喜悦义项。

胎哈一词的本义是打小就讨人欢喜。引申义为从小就志气，长大必有好前途。从小定八十，即此谓。
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义，是从它的本义中脱胎衍化而来的。胎哈、出息这组词，即是一例。

这让我想起一次教研探讨小会。我班有个学生，在作文中写道：我期末考试数学、物理两门不及格。妈妈骂我不taihai。(老师，这两字不会写，只好用拼音代替)……作为老师，当时我也不知怎么写。翻了字典、词典后，经一番思考，作了如上的阐述。我在会上提出后，大家一致认为我的阐述不无道理，但又认为胎哈一词，属方言土语，不规范，把不胎哈改成没出息就行了。

方言不规范？不对！国家语委在语汇方面，充分肯定了方言的地位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，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。语言文字是人类活动的极重要载体。有些古语消亡了，有些古语仍活在现代人的口中。胎哈一词，古意满满，生意盎然，它比出息这一后来生成的词汇，生动形象多多。除了形容人，还派生出形容物事的。比如常听老农说，这块田庄稼长得不错，黄巴巴的没精神。或者，指着圈里的猪崽说，养几个月了还是个瘦彘子，不胎哈！

方言将与普通话永远共存。汪曾祺先生说过，每一种方言，都有特殊的表现力，特殊的美。这种美不是另一种方言所能代替的。

江淮方言中的胎哈一词，正是如此。

## 腌猪头

□ 高超

到了大雪时分，父亲总会买些年货腌制，猪头是必不可缺的。

猪头都是乘供销社的货船带到城里，船主叫老巴子(高邮方言)，到我家，通知家人到船上去拿。船一般停靠在北门搭沟桥的货运码头，从家出发要走几条巷子才到。上船得当心，只能走一尺多宽的跳板。把十几斤重的猪头拎回家，要歇几次。

到家后又是我的事，用镊子镊猪毛，再用菜刀将猪皮(包括嘴里的皮)刮干净，把猪鼻孔的粘液洗净。外婆用炒熟的花椒盐擦上，放在小缸里，腌制几天后再用咸菜卤泡，大约十天左右，用温水洗净，用布条穿挂起来。当时我们家坐南朝北，只好在家南后檐墙上晒。

早上拿出去，晚上收回来，晒到最后猪皮发红，猪肉滴油。那时候没有冰箱，自然风香。

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八，开始煮腌货了，将猪头一切两下锅，用木材燃烧，在大锅灶上煮。大约两小时左右，起锅用大瓷盆装。大概放凉十分钟左右，趁热拆骨。拆下来的骨头晒干后，卖到废品收购站，可以得到2分钱。当时2分钱可以买两次红辣椒酱，冬天青菜蘸红辣椒酱赛羊肉。

一个猪头三道菜，猪口条(舌头)、猪耳朵、猪头肉。我们姊妹四人看外婆拆猪头，看是假，想吃一块肉是真，尤其靠近骨头的巴骨肉真香……

## 竹花

□ 陈仁存

一个端庄大方，一个有干部风度，让东大街的人对他俩自然高看，称呼他“姜先生”，称呼他老婆“姜师娘”。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，哪怕见到小孩子给他让个道，他也点点头，和蔼可亲地说：“小朋友好，小朋友好！谢谢小朋友！”他本来个子就高，气宇轩昂，蓝色人民装的帽子，卡其中山装，华达呢裤子，锃亮的黑色皮鞋，手拎黑色皮包，茶杯里泡的是尖芽，被人看上去就是一副干部模样。从泰山庙上轮船的时候，人家给他轻轻挪个座，他都要摆手致意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小轮船是早上从高邮开到汤庄老阁的客班，一沟、二沟、三垛、汉留沿路停靠，一个单面子要到太阳正中。如果今天沿路没有逢集，他会不上岸地乘个来回。他卖一种叫竹花的药材，跟人慢慢说慢慢讲，有时候比赶集还能多些进项，但闷在客舱里大半天，气味一般人受不了。通常是乘客坐定了，他就先拿包里的两头蛇吸引人的注意力，可是两头蛇怎么唤也不出来，人们明明知道是玩噱头却依然好奇心不减。有曾经看过这种“把戏”的也不会揭穿，因为江湖上嘛，在家

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有钱出个钱场，没钱出个人场，当然也减少了坐船的无聊。等火候到了，他就开始讲卫生常识，有声有色，像干部做报告，屋梁上的燕子窝过年大扫除要捣掉，不然会有一种丝线蛇呆在里面，粘涎掉到饭碗里人吃下去就没命了。治病的土方土法，人体的九大系统，妇女血崩方，巴根草、大蓟、小蓟、蒲公英、猪殃殃、马鞭草、蚂蟥的药用，甚至草帽边沿最油渍那个地方剪下来煎汤喝能治痔疮、胃溃疡。在讲的中途，他已经从包里拿出竹花——一种僵蚕样的微微泛红的东西，一只二两五的酒瓶，一叠信件。

他说：“我手上的这个东西叫竹花，专治头痛、腰痛、关节痛，肾虚、崩漏。”他说着就打开酒瓶子，把一粒竹花放到酒瓶子里，酒立马变成酸梅汤一样的红颜色，倒在一只酒杯里，让愿意尝的尝一尝。接着他扬起手中的那些感谢信，有上海寄来的，有北京、新疆乌鲁木齐寄来的，全国各地的都有，开头差不多都是：“振武同志，吃了你的药……”人们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位干部模样的郎中先生。一趟来回，他能卖四十多剂竹花。出了船舱，先深吸口新鲜空气。

他进家门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一双小女儿欣欣、欣燕在灯下做作业，老婆已经把晚饭摆好在桌上，还烫了一壶老酒。